



Vanessa Diffenbaugh

花语女孩

[美国] 凡妮莎·笛芬堡 著

谢佩纹 译

译林出版社

这世上，只有花最了解她。

花语女孩

[美国] 凡妮莎·笛芬堡 著

谢佩姣 译

Vanessa Diffenbaugh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语女孩 / (美) 笛芬堡 (Diffenbaugh, V.) 著; 谢佩奴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4

书名原文: The language of flowers

ISBN 978-7-5447-4654-0

I. ①花… II. ①笛… ②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64828号

The Language of Flowers by Vanessa Diffenbaugh

Copyright © 2011 by Vanessa Diffenbaug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lly Wofford-Girand/Brick House Literary Agents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564号

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1-715号

书 名	花语女孩
作 者	[美国] 凡妮莎·笛芬堡
译 者	谢佩奴
责任编辑	李浩瑜
特约编辑	金薇
原文出版	Ballantine, Random House, 2011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0.75
插 页	2
字 数	229千
版 次	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4654-0
定 价	3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

■ 中文版序

亲爱的读者：

怀着无比的感激，我要谢谢你们对我第一本小说的热情支持和回应。

写作本书的过程我只能用“兵荒马乱”来形容。一开始，我趁宝宝午睡时赶紧偷偷摸摸提笔写作，还总让家里已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吃面条填肚子（因为我把该用来煮饭的时间拿来写作），直到去年展开修润、编辑、跟译者讨论的整个过程，我的生活经历了很大的转变。看到一个简单的故事感动了全世界不同背景、不同信仰的许许多多的人，我既感到兴奋又觉得自己何德何能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经验使我了解到世界多么小，而人在世上走一遭的旅程又多么相似。维多莉亚就像每个角落的每个人，尽其所能想成为一个好母亲、好女儿、好朋友、好伴侣，也跟你我一样有时成功有时失败，尝遍心痛的感受。维多莉亚的例子或许比较极端，但在情感上她跟我们每天经历的小小成败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所以，我要对我自己、对所有读者说：不断尝试，永不放弃。这是我们

唯一的选择，就像维多莉亚一样，而这样就已足够。

再一次感谢读者给我的礼物：你们宝贵的时间，以及与我分享故事里的爱、希望、恐惧、花朵，以及坚毅的决心。

谨以水仙百合献给各位。

凡妮莎敬上

献给

我的丈夫 P.K.

苔藓被选为母爱的象征，因为当严寒冬日覆盖大地、当夏日好友离我们而去时，它就如爱一般抚慰我们的心。

——荷丽塔·杜蒙，《花的献礼》

目 录

第一部 野薊	1
第二部 不懂爱的心	91
第三部 苔藓	195
第四部 新的开始	273
关于花语字典, 作者的话	317
维多利亚的花语字典	319

第一部

野 薊

1

八年来我不时会梦到火，树木在我经过时起火燃烧，海面火光四起，烈焰滚滚。梦中，甜甜的浓烟藏在我的头发里；我一起床，那气味就像一朵云，弹落在枕头上。尽管如此，在床垫烧起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刻惊醒跳下床。那种刺鼻的化学味跟我梦里模糊的糖浆味不同，两种味道就像印度茉莉和卡罗来纳茉莉，一个代表分离，一个代表依附，意思天差地别，绝不可能搞错。

我站在房间中央寻找火源，只见床脚摆了一排整齐的火柴。火柴一根接着一根烧起来，有如床单花边周围一圈闪闪发亮的栅栏。看着火柴亮起，一股跟眼前闪烁火光不成比例的强烈恐惧涌上心头，一瞬间我全身麻木，仿佛又回到了十岁，心里既绝望又抱有希望——那种感觉前所未有的，往后也不会再有。

但那张单薄的人造床垫并没有像十月底的野菊一样燃烧起来，它闷烧一会儿就熄了。

今天是我十八岁生日。

客厅里，一排浮躁不安的女生坐在下陷的沙发上，几双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我，目光停在我完好无伤的光脚丫上。有个女孩看起来松了口气，另一个女孩一脸失望。要是我还得再待一星期，我就会记住她们每个人的表情，然后想办法报仇，偷偷在她们鞋底放生锈的铁钉或在红椒酱里放小石子。有一次，我趁室友睡觉时，拿烧得发红的金属衣架烫她的肩膀，因为她惹毛了我。但再怎么这么说也没有纵火严重吧。

然而，再过一个小时，我就要走了，这里的每一个女生都知道。

坐在沙发中间的女生站了起来。她看起来年纪还小，不超过十五六岁，仪态端庄、皮肤白皙、衣着亮丽——蛮漂亮的，但不是我会欣赏的那种漂亮。我没有马上认出她，但她走过来时，走路的步伐、举起手像要打人的模样都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她才搬进来不久，但我总觉得以前见过她。突然间，我想起我跟她一起住过，就在离开伊丽莎白家以后，那是我最愤怒、最暴力的一段岁月。

女孩走到我面前停下来，抬起下巴，几乎跟我脸碰脸。

“火是我们放的，”她镇定地说，“生日快乐。”

她身后沙发上的女孩扭来扭去，坐立不安。有人拉上了兜帽，有人把毯子裹得更紧。晨光在一排低垂的眼睛中闪烁，一瞬间，她们看起来好稚嫩，困在原地，进退不得。脱离孤儿院的方法，只有逃离这里、长大独立或被其他机构收留。但十四级¹的小孩没有人要领养，能够回家的也少之又少。女孩们知道自己的命运，她们的眼底只有恐惧，对我、对室友、对她们争取到的或被施舍的生活的恐惧。我有点同情她们。这感觉突如其来，也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就要走了，而

1 在美国一些州，少年犯罪属于某些类别（如性侵犯）时，会被收进级别不等的收容所中，十四级是比较高的一种。——编者注

她们只能留在这里，别无选择。

我想夺门而出，但那女孩往旁边一站，挡住了我的路。

“走开。”我说。

值晚班的女孩从厨房探出头，她应该还没满二十，而且比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女孩都要怕我。

“算了吧。这是她在这里的最后一天，别闹了，让她走吧。”她语带恳求。

挡在我面前的女孩缩起小腹，握紧拳头，我等着她出手，随时准备还击。但没多久她就摇摇头，转身离开。我绕过她走出去。

在梅若蒂来接我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我打开前门走出去，迎接我的是雾蒙蒙的旧金山早晨，光脚板下的水泥门廊凉丝丝的。我停下脚步思忖片刻，本来想给那些女孩一点颜色瞧瞧，发泄我的心头之恨，但不知为什么恨意突然消失无踪。也许是因为我十八岁了，而这一切即将结束，所以我才能用宽容的眼光看待她们的恶作剧。离开之前，我还想说些什么来平息她们眼中的恐惧。

我沿着费尔街转进市场。抵达繁忙的十字路口时我慢下脚步，不确定该往哪儿走。平常我会走进督博公园摘花草，到佩吉街和布坎南街杂草丛生的空地除除草，或到隔壁市场偷些香草。近十年来，一有空我就利用时间记住各种花朵代表的意义和种类特征，但大多时候都派不上用场。同样的花我一用再用：一束金盏花表示悲伤；一篮蓟草表示厌世；一撮干燥的罗勒表示仇恨。大多数时候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些，只有少数时候例外，比方知道再也不能回葡萄园时，我给了法官满满一口袋的红色康乃馨，或者只要找到芍药，我就拿去送给梅若蒂。此刻，我一边在市集街上寻找花贩的踪影，一边复习脑中的字典。

走过三条街，我来到一间酒馆，看见铁窗下的水桶中放了几束包在纸里逐渐枯萎的花朵。我在酒馆前面停住脚步，定睛一看，各种花混在一起，花语互相冲突。包得紧紧的花束里的花种类不多，有常见的红玫瑰和粉红玫瑰，一束有点凋谢的条纹康乃馨，一丛从纸堆里冒出头的紫色大丽花。尊严。这就是我想说的话！我背对斜放在门上方的镜子，把花塞进外套，拔腿就跑。

我气喘吁吁地一路跑回院里。客厅里空无一人，我走进去拿出大丽花。这种花就像光芒四射的星星，一层又一层白缘紫底的花瓣从中间的紧实花蕾边舒展开来。我咬断橡皮筋，把花茎一一分开。院里的女孩永远不会了解大丽花代表的意义（这是对她们的一种隐约而暧昧的鼓励），但当我走上长长的走廊，在每间卧房的门下塞进一枝花时，心中还是感到少有的轻松。

我把剩下的花给了在厨房轮晚班的女孩。她站在厨房窗户旁，等人来换班。

我把花给她，她说谢谢，语气困惑，把直挺挺的花茎捧在手里转来转去。

梅若蒂准时在十点整抵达，我抱着纸箱站在门廊上等。十八年来我收集了不少东西，大部分是书，比如《花卉字典》和《彼得森西岸野花观察手册》，两本都是伊丽莎白在我离开她家一个月后寄给我的，另外还有东湾所有图书馆的植物学教科书，以及从安静的书店偷来的维多利亚时代诗选平装本。一叠叠折好的衣服盖在书上，另外还有一些我发现或偷来的小东西，有些适合我，但不适合的更多。梅若蒂来带我到收容所，那是一家位于外日落区的“中途之家”，从十岁起我就在候选名单上了。

我把纸箱放进她的车后座时，梅若蒂跟我说：“生日快乐。”我没搭腔。我们都知道今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的生日。我的第一份法院报告上记录的年龄是约三周大，出生日期和地点不详，亲生父母也一样。选择八月一日当作我的生日是为了重获自由，不是庆祝。

我一屁股坐进梅若蒂旁边的副驾驶座，关上车门，等着她把车开走。她的水晶指甲敲着方向盘，我系上安全带，但她还是不开车，我转头去看她。我还穿着睡衣和法兰绒裤，弓起膝盖贴着胸口，拉紧外套包住双腿，眼睛转去扫视车顶，等着梅若蒂开口说话。

“怎么样，准备好了吗？”她问。

我耸耸肩。

“你知道，”她说，“你的生命就要从这里开始，走出这扇门之后，你的人生就要由自己负责，不能怪谁了。”

梅若蒂·康柏是一名社工，负责帮我挑选领养家庭，之前已经有好几个领养家庭把我“退回”，现在她竟然想跟我谈谁怪谁的问题。

2

我把额头贴着车窗，看着灰蒙蒙的夏日山丘从眼前掠过。梅若蒂的车上有一股烟味，安全带上还有霉斑，大概是哪个小孩在车上吃东西留下来的。我今年九岁，穿着宽松的睡衣坐在车子后座，一头短发乱七八糟，梅若蒂看了很不高兴。为了今天的场合，她帮我买了洋装，一件滑溜溜的淡蓝色娃娃裙，上面还有绣花和蕾丝，但我不肯穿。

梅若蒂直直地看着前方的路，没发现我解开了安全带，拉下窗户，把头伸出窗外直到锁骨贴着车窗顶。我迎着风抬起下巴，以为她会要我乖乖坐好，但她瞥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嘴巴仍然紧闭成一条直线，我看不到她藏在太阳镜底下的表情。

我一直保持这个姿势，最后梅若蒂忍无可忍，直接按下车门上的某个按钮，车窗突然往上升，厚厚的玻璃掐进我伸出窗外的脖子。我赶紧缩回来，被座位弹开，整个人跌坐在地上。梅若蒂继续升起车窗，直到呼呼灌进车内的风被沉默取代，从头到尾她都没回头看我一眼。我蜷成一团坐在脏兮兮的地毯上，从副驾驶座底下拿出一

只散发着恶臭的奶瓶往前丢，奶瓶击中她的肩膀又弹回来，发酸的臭水溅到我的膝盖上。梅若蒂的眼睛眨都没眨一下。

“想吃桃子吗？”她问。

我永远无法抗拒食物的诱惑，这点梅若蒂很清楚。

“想。”

“那就回去坐好，系上安全带，经过水果摊你要吃什么我都买给你。”

我爬回座位，把安全带拉过腰间系好。

十五分钟后我们下了高速公路，她买了两个桃子和半磅樱桃给我，我边吃边数有几颗樱桃。

“也许我不该跟你说这个。”梅若蒂说，故意放慢速度、拉长句子。她顿了顿，回头看我。我不理她，转头去看窗外，脸贴着车窗。

“但我想你应该要知道：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最后一次了。维多利亚，你听见了吗？”我当没听见。“等你十岁，郡政府就会把你当作没人想认养的小孩，即使是我，也不会再去说服其他家庭收养你。这次如果不成功，往后你只能换过一家又一家孤儿院，直到长大成人独立自主。你只要答应我会好好想一想就行了。”

我摇下车窗把樱桃核吐出窗外。一小时前，梅若蒂刚从我待的第一家孤儿院把我接走。我突然觉得她把我安置在那里就是为了等这一刻。我在上一个寄养家庭根本没做错什么就被踢出门，后来孤儿院才待一星期，梅若蒂就来接我去伊丽莎白家。

这就是梅若蒂的作风，故意让我痛苦好证明她是对的，我暗想。孤儿院的员工很坏，每天早上，厨师会逼一个又黑又胖的女孩把裙子拉到脖子上吃早餐，圆滚滚的肚子整个露在外面，这样她才会记住不能吃太多。之后，院长盖尔小姐会选一个人站到长桌前面，说